


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鲨鲨比亚◎著

官斗,权谋,沙场,离乱,生离死别与念念不忘.....

众多风格迥异的男子,一颗至诚至痴的真心,上演华丽细腻、刻骨柔情的皇族爱恨。

有时候,我们没有输给别人,也没有输给自己,只是输给了天意。

媚物說
MEIWU SHUO

美人障

下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媚物說
MEIWU SHUO

美人障_下

懿懿比亚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媚物说：美人障.下 / 鲨鲨比亚著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
2008.6

ISBN 978-7-5399-2916-3

I. 媚… II. 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9208 号

媚物说·美人障（下）

著 者：鲨鲨比亚

责任编辑：于奎潮 王昕宁

文字编辑：方 芳 李元逸

封面设计：安宁书装

内文插图：伊吹五月

责任监制：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：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北京科星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：190 千字

印 张：16

印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版，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99-2916-3

定 价：23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人物介绍

李远图：

战场之上骁勇无敌的神弓侯，在他接受女帝指婚的那一刻，他真正体味到这世上有四个字，叫做关心则乱。

语思蕊：

女帝一手栽培的二十四女臣中，最惊才绝艳那一人。她已经决定以死成全，所以才敢那么狂烈，鸩酒尽，舞姿艳，含笑九泉，结果还是不能成全。

语思明：

思蕊的兄长，才华横溢，可叹郁郁终生。其实，他们都误解他了，以为他是因为叛友内疚所以避世自毁。其实他不能面对的，从来都是自己内心最阴暗的所在。

伊众：

伊独师弟，淡然沉默，周身散发着沉檀古意的行僧。因为那个女人，给了师兄最后一个拥抱，所以他不远千里，解障报答，结果离奇而亡。

武明涵：

二十四女臣之一的她，谨小慎微、循规蹈矩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这么谨慎而活，最后，竟以边荒惨死终此一生。只因，她讲情，她讲义，她可以为了所爱的每一个人，背负枷锁。

流照君：

以血滋养，以命供奉，在女帝统治的皇宫内，他妖娆绽放。他说，公主，杀了我，我怕我这妖孽，有一天连你都害。

曦照：

当铁心对她说出“我之所以回来，仅仅因为，你总归是我的母亲，妈妈你可以不爱我，但我不能不爱你”时，曦照忽然意识到，她这辉煌的一生，有的全部是错过。

铁心：

是的，她懦弱，总像风中的旗幡，不知道到底要飘向哪一个地方，是的，她总认为，一切都是她的错，没有皇储应有的决断。她懦弱，是因为她以为若她退让就能成全，她自责，是因为若过错在她身，她还可以去补救。所以，她永远不说，这件事是你们错了！

黑拓：

他狠狠刺了铁心一剑，他想，与其让铁心余生都觉得自己对他有所亏欠，不能心安，不如他先对她绝情，好让她彻底对他断念，如此，她方可一生安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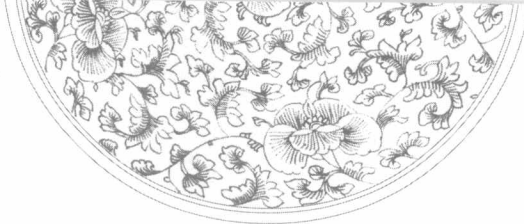
无在：

他是谁？活着呢？死去呢？邪恶呢？善良呢？他是一个谜，随着曦照的死去而消湮。

媚物說
美人障

第七章	未便谐衷素	2
CHAPTER 7		
第八章	冷月葬花魂	52
CHAPTER 8		
第九章	将军令	78
CHAPTER 9		
第十章	一樽还酹江月	108
CHAPTER 10		
第十一章	一点凄凉千古意	162
CHAPTER 11		
第十二章	狂沙奇袭	204
CHAPTER 12		
尾声		240
EPilogue		

目录
CONTENTS



第七章
CHAPTER 7

未便谐衷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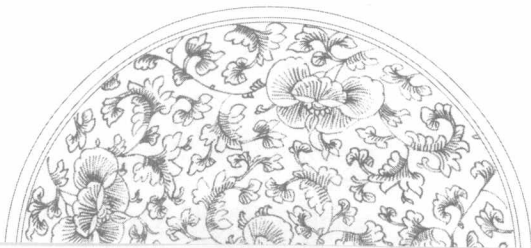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圖
卷八五

铁心可能永远都没机会知道，在她大婚前，在曲韵被零割碎刷之刻，女帝曦照在自己的寝宫，一个人，守着一盆昙花。

宫室内各处插着密密的红烛，交映着，如火。

炎氏皇族内流传着这样古老的习俗，女儿出嫁前，母亲夜守昙花，诚心祈祷，求它开放，若昙花开，则预示女儿的婚姻幸福美满。

曦照的亲母在她年幼时病歿，她的养母即当时的皇后，被她活活气死，所以，她嫁给晴影之前，没有人为她做过优昙花测。

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蜡烛越烧越短，优昙花仍是紧紧打着骨朵儿，曦照不知不觉露出焦灼的表情，双手紧握于胸前，她嘴唇翕动，用力默祷。

终于，在日出之前，优昙花开了，虽然转瞬即凋，只留刹那芳华。“太好了！”曦照忍不住脱口而出。

接连有几个烛火爆开，啪啪啪，听上去很喜气。曦照却像被惊醒一样，满脸喜色一扫而空，略略犹豫之后，挥手打翻面前的昙花。

碎瓷，泥土，残花，布了一地。

她转身，面冷如镜。

* * *

铁心与李远图相携出城的时候，忽然下起一场好大的雪。

女帝陛下率群臣相送。

曦照尚武，所以不乘轿，而是自驾一马，居于宫门口望归台中央，烈红色的

皇袍摆全部覆盖在马臀上，雪白的骏马看上去好似浴在血中，而曦照帝则像从火中耸矗出来的女战神，威力炽烈，令人不敢直视。流照君也自驾一马，居于曦照帝右手侧后，他似乎怯冷，累累赘赘地穿了很多衣服，明明很臃肿、很占地方，可是看起来仍像是曦照身边的一个小点缀，很小很美的点缀。

李远图可以感觉出公主不喜欢流照君，因为在女帝说完一番祝福远行顺利的话之后，流照君的薄唇一动，打马上前，几乎和女帝并列，他显然有话要对公主说，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，铁心已经视若无睹地掉转马头，害流照君的嘴半张半合，欲言又止，说不出的尴尬。

铁心驾马出城，行了没有多久，就提出换乘马车。

李远图亲自下马送她上车。

看着公主繁复盛装之下纤细到让人不忍的身子，李远途微微皱眉。他可以感觉到公主心里有很重很重的包袱，他很想替她分担，但她不让。

李远图回想起大婚当晚。

当他被引进那装饰成喜房的清于宫，所有宫女都退下去，公主一人端坐在床边，头低垂，凤冠上垂缀的珠串遮住她的眉眼。

那时李远图压抑雀跃的心情，谨慎地走近，“公主？”他轻唤。

铁心猛然抬起头来，凶狂地横了李远图一眼。

其实铁心的躁怒并不是冲李远图而去的，她正在计量曲韵那三千六百刀，刚到现在是否刚完？李远图不知道，他以为公主是讨厌看到他，于是他转身自己走了出去。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落荒而逃。不能算耻辱，但绝对算怄痛。

公主身份比他高贵，虽然下嫁给他，但若无公主亲口传召，他是不可以随意与公主共寝的。接下来的三晚，铁心没有传召他。再接下来，他们已踏上这漫漫征程。

铁心上车后，揭开车帘，对站在车外的李远图客气地说：“有劳了，李将军。”这种客气是对待陌生人的客气。

她说完就要放下车帘，李远图忽然揪住车帘一角：“我叫李远图，远志的远，图谋的图。”李远图说完立即懊恼，什么图谋的图？他怎么这样语无伦次？

“宏图大志的图。”仓促补上这一句，“你不要记错了！”

听到这种近似于命令的粗鲁口吻，铁心惊讶抬眼，说起来，大婚至今她还没正视过眼前这个男人，曲韵的惨死，小桨的转变，令她身心俱疲，无暇他顾。“我

知将军名讳。”

李远图意识到自己的唐突，声音转柔：“其实我是想对公主说，说——你很好啊。那样繁复的一套仪式，公主竟然可以一点错都不犯。”

“将军所指……”铁心皱眉道。

“祭天祭地祭祖，接受百官齐贺，从天蒙蒙亮一直忙到天黑，我都晕了，公主还是大方从容。果真是天生高贵。”李远图意识到自己的话越来越生硬、越来越别扭，语气有些无奈，“真的很好。”

“天生高贵？呵，将军，我不过是女帝身边一条训练有素的狗，不犯错，是因为不敢而已。”铁心心情不佳，便觉得李远图的话实在刺耳，“我累了，不管将军有什么事，都等改日再说。”说完，眼皮轻轻弹动，视线转向别的地方。

李远图知道自己应当忍耐，她是公主，她身份尊贵性情骄矜，她对于他，本是下嫁。但——李远图双唇一抿，只听哧啦一声，一直被她揪在手上的车窗帘竟被扯落，窗框上沿的玉吊环撞在一处叮叮咚咚的响。

“同公主说话果然累得狠。言尽于此，不必等改日了。”

铁心大惊失色，旋即眼底浮起怒意。她一言不发等李远图谢罪，岂料李远图抛开被扯落的车帘，转身而去，撂下铁心一人端坐车内，眼睁睁看他大步流星的背影，发作也不是，不发作也不是。

从小到大，她还未碰见过任何一位臣子胆敢像李远图这样，对自己的怒气丝毫不加掩饰，肆无忌惮到这种地步！

“说到底，不过就是个攀龙附凤沽名钓誉之徒！”铁心气急，咬牙切齿吐出这样一句话来。

李远图则想，大婚期间公主对他不理不睬，他当她是新人羞涩，他担待。今天之事，他当她真的是疲倦了，所以话都不肯和他多说，他还是担待。但，再也没有下次了！再也没有下次了。

* * *

在李远图和铁心往安守城进发的时候，曦照帝秘密离宫，同时，远在千里之外的龙虎山罔极城城主也收到女帝的亲笔密函。

这日的信函一共两封，放在同一个银托盘内，语思蕊虽然立即由信套上的黄封分辨出其中一封为女帝亲笔函，但她还是先拿起另外一封展读。

那封信封皮上并没有写寄信人的姓名，只有“内详”二字。

这样的信，思蕊一句便收到一封，再熟悉不过的。

四年前语思蕊自请出家，往罔极城侍奉炎氏皇族历代亡灵。

临出宫前，语思蕊曾嘱托武明涵将朝中邸报按时寄往罔极城，当时武明涵仅是淡淡应了一声，思蕊还以为武明涵只是不方便当面回绝她，岂料到了罔极城，至今四个寒暑，武明涵从未漏寄了一次。

武明涵处事之周到，心高气傲如语思蕊也不得不折服。同时，思蕊也暗自庆幸自己及早脱离了二十四女臣之间的竞争，有武明涵这样的劲敌，她是不可能独占鳌头的，更何况二十四女臣中有明涵之智之能者绝非一人。而她语思蕊因为容貌的关系，向来是其他女臣所共同仇视的，只有明涵因为尚武，不太计较这些，所以不曾和思蕊公开交恶。

当年婉夫人司马睿等人在做二十四女臣人物品鉴时，婉夫人曾微微笑道：“这个语思蕊，浓美近妖，倒不像是我们这一路的人。”

曦照当场说：“怎么见得天生妖媚的女人就一定会以色祸人？朕看未必！人选！”

曦照金口一开，思蕊成为二十四女臣中第一个正式入选的。

入选后，思蕊因容貌过分出众，受敌视，不肯妥协，情势越闹越僵，最后其余女臣联合参奏思蕊，说她恃美横行，曦照面对这群起了内讧的少女很觉得哭笑不得，思蕊在这时提出出家为道，曦照顺水推舟，敕封思蕊为罔极城城主。

思蕊视线忽然停顿在某处，脸上渐渐起了戚容。她因极美，容颜之上多了悲哀，立刻叫人心中不忍，跟随在后的两个小女官忙问何事。

“有人仙逝了。”思蕊轻轻一叹。

死的是司马睿，天下文士之主，也是当今最赏识她哥哥语思明才华的人。思蕊知道司马睿不止一次向哥哥提出收他为弟子，要哥哥传承他衣钵，日后接替他，做文坛之盟主。此事，司马睿屡次倡议，语思明屡次拒绝，哥哥是铁了心要当一事无成的酒鬼、狂士，思蕊知道。

这么些年，思蕊密切留意朝中动向，为的不是自己的野心，而是为了哥哥，她想帮他找到一个出头的机会，还她所亏欠他的情义。

司马睿的死，是个契机。思蕊知道，她为哥哥等待的机会，终于到了。

司马睿这一死，十数年来一直受到女帝打压的年轻仕子们势必将有异动。思蕊凝神想了一会儿，这才拿起女帝的亲笔密函，拆开展读。

读罢，语思蕊的脸色静若冻湖。跟随的两个小女官面面相觑，她们随侍语思蕊多年，很知道她的这种静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静。

“你们不要跟上来了。”

语思蕊说完，独自步入奉先殿。

不一会儿，殿内传出乒乒乓乓的巨响。两位小女官胆战心惊数着时间，估摸着语思蕊的气消尽了，这才期期艾艾走进殿去，果然，神主牌位摔了一地，语思蕊掠了掠头发，一脸轻松。“照样收拾好吧。”

炎氏皇族历代祖先的神主牌又一次被整齐划一地供奉在高台之上，其中几副已经被摔得裂开了缝，可是有什么关系？谁会在意？曦照帝会？她才不会呢！当年曦照名义上派语思蕊来罔极城供奉亡灵，实际上，曦照是要语思蕊镇压冤魂，令那些枉死她手的王子们不要魔魔作祟！

当晚，语思蕊由罔极城出发赶往安守城，她彻夜无眠，往事历历在目。那时她遭其余女臣的联手排挤，曦照深夜密传她入宫，满脸为难，说——

照理朕该革你官职，逐你出朝，永不录用。虽说三人成虎积毁销骨，但人言即人心所向，朕身为天下主，亦不可逆人心所向而为。你遭人联手排挤，叫朕如何护你？

当年不足十五岁的语思蕊吓得当场跪倒，连连求饶。

不如，你出了家，替朕去看守罔极城吧。曦照适时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听上去很像法外开恩，是个天大的恩典。语思蕊也就当个天大的恩典全盘接受，无怨无悔来到罔极城出家守城。

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误以为语思蕊是因为年幼、貌美、气傲才会让自己犯了众怒，成了众矢之的，结果无法在朝内立足，其实语思蕊所行种种就是为了自污，她

就是想要离朝，为了哥哥。

思蕊知道她当选二十四女臣后不久，哥哥冒明慧生之名改写了《阴人记》，此后便沉迷杯中物，一蹶不振。

哥哥完全是为了保住她的仕途，所以才做出背叛朋友的不义之举，他过得了亲情这一关，却过不了良心这一关，所以他如此痛苦。思蕊知道来龙去脉，便想自逐出朝，退出官场，岂料女帝到最后仍不肯放过她，发配她来罔极城，让她执行如此隐秘的任务，一世不得抽身而退。思蕊猜测，女帝早就洞悉她的用心，她不拆穿她，一步步等她走到绝境，女帝再扮出慈祥面目，打发她来罔极城，令她拒无可拒。说到底她不过是女帝手中一枚棋，赢得过其它所有的棋又如何？她终究赢不过女帝。

思蕊想起哥哥在她最初兴起竞逐二十四女臣之位时的警告：你仗着自己才貌双全，要入这个名利场，你想过没有，这森森宫廷其实就如修罗场，怕是最终有去途，无归途。

当日哥哥的警告她完全听不进，结果一切如哥哥所料，她想抽身而退，却不能够。

女帝要她赶往安守城，借助她在谋略上的长才，助李远图将军旗开得胜。

话，说得很漂亮，但思蕊很清楚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，她想一切要等她到了安守城才能水落石出，只有到了那里她才能真的明白，这次女帝又想如何利用她！

* * *

正如思蕊所估料的那样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

铁心与李远图离宫后不久，流照君忽染恶疾，流照宫被封锁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进出，每日太医入内请脉，也有重重纱幔阻隔，完全看不到流照君真容，流言都说流照君从头到脚生满恶疮，倾国之容尽毁。

女帝的脾气变得格外暴躁，官员宫人都是动辄得咎。

然后，女帝秘密离宫三日。

单人独骑，连一个翊卫也不曾带在身边。

距离京城一百多里处的有一座琉璃精舍，建于数年前。本来此地常有猎户出没，精舍落成后，很快变得人迹罕至。据说，精舍周围常年有浓雾包裹，人人其中，四肢立即酸软，行动受阻，不得不被迫退出。

有雪花落在僧人肩头，他弹指拂去，檐下雾铃轻轻一响，他知又有人误闯，大约是大雪迷途，雾雪难分，这才闯入。僧人并不在意，继续打坐吐纳，静等铃响渐止。僧人看上去非常年轻，少年般清瘦，霜雪似白，嘴唇温软，眼睛若出水莲花，安静但不容忽略。

他以为雾铃一定也像往常那样很快止息，岂料，过了一会儿工夫，铃声非但不止，反越演越烈，嘈嘈响成一片，然后，一个人“咚”的跌进来，下巴几乎磕在入门处的石阶之上。

僧人脸上起了慌张之色，匆匆起身，推门察看。

来者是位年轻男子，容貌极为俊美，眼色毫无所惧。他迎着毒雾走到这里，双目血红，体力耗尽，趴在地上不能动弹。僧人上前扶起他，男子在这时挑眉而笑——

“原来伊独的师弟就是你。”

伊众大惊失色，立即放开双臂，他没料到曦照会易服前来，且扮成了男人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伊众定定神，厉声喝道。

曦照双手撑在地上，勉强直起背脊面向伊众：“就算刚出家的小沙弥也知道戒嗔戒怒，大师你又何必躁狂？”

伊众用力一甩衣袖，不想再搭理曦照。

“你可不能向我闭门！”曦照嗓音提高，“我是来拜祭故人的！”

“你……”伊众气得指尖都开始微微颤抖，师兄完全因她而死，她竟可大言不惭说什么拜祭的话，“你晚来了整整七年！”

“哼，我要拜的人都未曾嫌我晚，你凭什么嫌？”曦照体力逐渐恢复，她站起来，平视伊众，满身煞气立即尽现。“让开！”曦照说完，就要推开伊众。

伊众双手捏紧胸前佛珠，双眉向下一压，曦照立即觉得胸口奇痛，像受了重击。

“我还以为出家人都不可犯杀戒！”曦照强忍着痛楚，呵呵笑道。

“你莫忘了我们乃骷髅教宗，以杀救世，重死轻生！”伊众清冷如莲的眼中渐渐聚起杀意。

“当年你师兄若要杀我，我早死了，他不杀我，你来杀，你以为你师兄会念你的情？”曦照胸口已经痛不可抑，她却仍咬着牙连连冷笑着讽刺道。

“闭嘴！”

“当年伊独死，并不是我要他死，而是他情愿为我而死，你要报仇，只能找你师兄！”曦照笑容残忍，她第一眼看到伊众就已发现伊众的神态举止都与伊独如出一辙，伊众刻意模仿伊独，一定因为他爱他。“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你师兄有多么爱我？”

曦照的话，更加激怒伊众，他眼瞳内阴影聚合，似暴风雨前的天空。

“所以，你若杀了我，你师兄必然恨你入骨，来世亦与你为仇！”曦照挣扎着扯掉束发的玉钗，长发如泻，曦照身为女子的妩媚丝丝入扣地表露而出。伊众一惊，随后忽然明白了过来，当日师兄为何会被这个女子所制，甚至为了满足她的扭曲需求，不惜身死。伊众双眉松开，眼神又变得澄澈宁静，如水中之莲。

“你进去吧。”

室内乍看与一般的禅堂净室没有多大区别，但尽头处，与禅床并置而放的是一具棺材。

“呵呵，你还和你师兄睡在一处呢！”曦照道，说完不管伊独脸色有多难看，大踏步走上前去，俯身向棺内瞧去。

伊独之状，竟是栩栩若生，曦照大惊，差点儿脱口叫出他的名字。“哈哈，”她以一串狂笑掩饰慌乱的心情，“果然一代高僧，竟然尸骨不腐？”其实，曦照心中真正所惧，乃是伊独根本没有死。

“执念成障，不生不死，介于阴阳。”伊众声音沉痛。

曦照若有所悟：“原来他还是为了我？”

“不要再亵渎亡灵！”伊众喝道。

曦照本想说，活着我都敢亵渎，死了岂不更该去亵渎？但她的视线停留在伊独脸上，便不知不觉住了口。伊独双目轻阖，像睡着，满脸都是得道之人特有的清静之态，水天一色般的美。曦照猛地退开一步。

“朕要你为朕去办件事情！”曦照显出女帝之尊，说出此行目的。

伊众冷冷哼了一声：“贫僧并非陛下子民，且，你乃人主，我乃化外之人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！”

“你必须为朕筹谋！”曦照斩钉截铁。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凭朕在你师兄棺椁前吩咐你！你师兄在世时对联言听计从，你除非想与他断绝兄弟之谊，不然你只能遵照你兄长当日所行，为朕分忧解难！”曦照强词夺理，却仍说得振振有词。

伊众再次拂袖，背向曦照，不肯再与她交言。

曦照并不急恼：“好！朕最敬重有骨有节之人！你不干朕不勉强，但朕还想再与你谈笔交易！”

“不必。”伊众立即拒绝。

曦照却自顾自说下去：“你从朕的宫中带走的你师兄，你不带他去你们的灵地，却滞留在这里，距京城不足百里之处，为什么？你说你师兄因为执念所困，尸身不化，无法转世，朕猜想他的执只有朕能化解，这一点你也知道，所以你停留在这里，你想求朕为你师兄超度，只是七年来你都开不了这个口，无妨，山不近人，人近山，朕来就你！你为朕办事，朕为你师兄破执。”

伊众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，他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，他的心思已被曦照全部猜透。

曦照得意一笑，仰首下令：“去安守城，寻一个人，解他的障。若你不能解，或他不肯让你解，杀了他！”曦照说完递出一柄金鞘短刀。

伊众推开那把刀：“我不妄杀生。”

曦照脸上笑容更深，伊众的言下之意很明显，他不愿随意杀生，但他愿意去解障。“好。”曦照将刀收起。

伊众指了指师兄的棺木：“请破执。”

“不如等你从安守城返回……好！”曦照看到伊众眼中忽然闪现凶狂之色，斟酌片刻，立即改口，“朕信你是一言九鼎的人！”曦照说完再次走到棺前。

这一次，往事历历，现于眼前……当年的伊独乔装为女子，成为她的贴身护卫，朝夕相处，她竟不能察其有异，最后她逼他自杀。他在死前仍能给她一个警告，让她清楚明白，若他愿意，他能连她的命一起拿去，但他没有，因为他知道